

102526
:3



尊水園集畧卷之五目錄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澐德才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奏疏 視漕存稿

請給救印疏

彙報閱過水次情形疏

議脩河流澁淺疏

回空作蘖并糾弱職把總河官疏

乞復防運兵將疏

具列搜幫行法二議疏

叅湖廣廬河汝州等處漕糧完欠疏

認罪疏

請急催漕負疏

乞專委道臣督白糧疏

叅回空私載客貨疏

請勘武城縣令疏

乞就便銓補漕儲道疏

叅濟寧印河官負疏

陳河道情形疏

備運難前請罪疏

河臣宜急本務疏

報開湖濟運疏

察報運艘的耗疏

遵旨認限疏

再報認限疏

報漕白糧米抵通疏

蔡白糧解戶奸詐疏

告病疏

繳敕印疏

尊水園集畧卷之五

奏疏 視漕存稿

請給勅印疏

為請給勅印以便早籌新運併陳目前急着仰祈
聖鑒事竊惟國計莫大於漕時務莫急於漕臣於
本月二十一日奉旨差往備運夫味備之一字固
有片念不可遐逸頃刻不容悠忽者矣受命以來
中懷屏營不遑啓處因憶在昔漕政敝壞不堪自
皇上御極以來威靈變化轉運為速令人耳目頓

易心志都靈節年抵壩即少有先後之不同大約
無敢有愆期者臣祇奉新綸益深惶悚恨不即刻
就道以效驅馳例有應領勅印伏乞聖明注意全
漕勅下該衙門即准頒給臣得銜命而前星夜受
事萬一北風凌勁河水流澌即竭蹶南征其何能
濟此臣所齎沐迫切而請者也至漕中事故正自
多端其當剔當釐當補當救容臣身到眼見細勘
清查據實上聞不時入告乃目前第一急着在催
回空是明年新運張本不可須臾緩者試問催空

何人則十三把總是矣然而統之者臣也如回空
遷延則治把總如把總玩忽則治臣臣雖至愚詎
肯以一官徇一總是在諸總凜凜孜孜自為計耳
頃臣同官詹時雨建議欲廢把總蓋有激乎其言
之也臣以為與其驟而廢之不若嚴而存之且嚴
把總乃所以嚴運官嚴運官乃所以嚴旗水引繩
批根絲絲入扣天下事有仍舊而鼎新者此是也
抑臣之盟心者素矣矧是役尤不宜避勞不宜避
怨使有一毫便身家之念即為負朝廷使有一毫

顧朋友之心即為欺君父竭頂踵破情面實做速
做萬萬不敢遺皇上宵旰之憂斯則臣所自懋者
耳可勝懇激待命之至

彙報閱過水次情形疏

為遵途南邁敬將閱過水次情形據實上聞仰祈
聖斷事夫軍以糧為命漕以米為主臣奉命饋漕
斯其本義自楊村登舟一路趕空行至德州法當
問米臣德人也不敢傍城徑泊舟水次詣北廠而
閱之北廠者古廠也舉濟南府屬二十七州縣之

糧具在焉初聞開徵久矣不知白粳之委積者奚
着既至而寥寥不成景象除二十二州縣無一人
一米外見在者僅五縣而已就五縣中樂陵獨完
最可異者則莫若利津正官不來糧官稱病止着
一二胥棍搪塞支吾聲言好米及取米面視則穀
也非米也臣即將胥棍細打不覺作而嘆曰此足
覘利津之秕政矣使少一留心豈至自欺欺人指
穀為米糧官王國昌所當責斥縣官張鑑所當重
懲者也臣為此懼面語糧儲道程世培動色相戒

謂此時當萬分着緊不可一毫放鬆道臣唯唯從
茲想不遺餘力源源而來矣然當日情形真實如
此臣在皇上前不敢隱也是日即解纜至四女寺
則恩縣之水次在焉已而至渡口驛則夏津之水
次在焉倉口俱廓然虛大畧如德州之北廠間關
至臨清舍舟而陸直趨小灘向來全豫之糧俱貯
茲起運近奉旨改水次於大名然而見糧仍貯於
此故臣即就小灘關之途經館陶亦一水次也而
本縣之糧已完七分矣又經冠縣而本縣之糧已

全完矣遂至小灘而修搜粟之政大約開徵比往
歲較遲糧至比往歲較少首閱關封而鄆陵陽武
原武顆粒俱無乃鄆城尤令人髮指鄆城額糧二
千五百三十六石止完六百一十石尚欠一千九
百二十六石且舉買米吏書與押買皂快茫無踪
影止着一最猾之胥曰張見知者奮其油舌往復
抵當臣大唱而痛責之復見諸人累累跪於階下
者曰此買米富戶也臣諦察之非富戶也特田家
之粗不凍餒者耳該縣強與之銀暗令陪補此曹

不惟不會買抑且不能買臣呼而面語皆叩頭淚
下若郟城者可謂舉催科撫字而失之矣臣不知
知縣李振聲何以為民父母也衛輝一府竟無一
人至者歸德止完一半懷慶彰德指日可完惟河
南府汝州則大費商量矣河汝之糧為數十萬八
百有餘居全豫三分之一乃止完一萬三千二百
六十石所欠將近九萬問之管糧同知陳敷復曰
萬萬不能完其詞甚決及細訊糧儲道臣劉士璉
亦曰難完臣始徬徨不知所出矣是必勅下該省

撫按徹底清查明白入告而後可臣司漕者也止
知問米不知其他役竣東行次莘縣問其糧曰完
矣是夕接兗州府推官李恪揭帖開列甚明犁然
可觀大約謂所屬額米勒限三五日即可報完惟
滕縣嶧縣城武三處累次嚴催抗玩不報夫漕糧
關係軍需何等重大而能堪此三縣之抗玩乎恭
祈勅下該部與利津郟城一併嚴懲以為各屬後
儆可也遂巡至張秋復理舟楫張秋者又一水次
也舉濮州觀城范縣朝城壽張陽穀等具會於此

問其糧俱曰完訖夫據臣身所閱歷北運約畧已
在目中過此以往則料理南運矣南運頭緒尤多
容臣竭力傾心嗣續入告伏懇聖明立賜施行臣
不勝悚惕待命之至

議脩河流澁淺疏

為敬陳躬歷水程目見河流淺澁急議脩治以濟
新漕事竊惟漕為國家之命脉而河尤漕輓之司
命臣銜命星馳乘舟南發督催回空遍閱河道繇
楊村以至桑園時時有淺處處有淺然猶未甚也

從桑園至臨清則不可言矣此一帶水程約四百
里中間老淺新淺不可勝數淤沙填塞分歧成渚
漫流僅於盈尺乎沙絕乎見底臣初視詫異轉復
駭懼空舟尚且滯閣倘重艘駢臻詎能憑空徑渡
乎一望沙洲絕乎平陸縱發水亦難蓄貯况無水
乎此河道窮極變通之會也不乘此時肆力大挑
徹底疏濬僅循往例草草了事縱日疲河卒廣費
金錢何益查得濟南萊蕪等府州縣屬泉源二百
餘處匯為汝流故宋尚書白老人挽之以濟漕功

最奇利最溥歲遠泉湮有名無實泉司之不問泉
久矣近日工部主事臣丁汝驥始廣尋細搜洗出
源頭臣至南旺見流水有瀾雖一秋乾旱而盈盈
自若此濟泉之明驗也從斯時時洗發源潔流長
何至聽命於不可憑之雨澤而以國儲為徼倖乎
抑臣又有慮焉臣過桑園即見河之西旁煞壩逼
水直至臨清其壩不下數十間其故蓋因今秋糧
艘轉運維艱不得已設此權宜之術聊以濟急其
實無補於河非徒無補而又害之目今土草堆積

塞滿河腹又楮木森列為河中之釘昨白糧船即
有罹患者矣來歲重運其梗礙何可勝言臣已面
令武德道臣許成章檄沿河官吏立刻板去乃迄
今尚泄泄也祇緣當事者徒惜已往之小費而頓
忘向後之大憂仰乞嚴綸遍諭河官盡行清楚於
漕始便臣敢因急議脩治而併及之惟皇上裁決
施行

回空作蘖并糾溺職把總河官疏
為回空作蘖據實直陳併糾溺職把總河官以肅

漕紀事臣奉命星馳嚴飭催空舟次臨濟聞南昌等幫時衆囂凌放火劫掠前月十八日已具疏題報竊以不舍晝夜空船悉皆鱗次南下矣及抵夏鎮停泊擁背河道為之盡塞臣於夜分驟值之如雲屯鳥聚莫可端倪遂特委都司周建勳岸行馳探回報云自夏鎮迤南前抵宿遷擁塞四千餘艘綿亘三百餘里將閱月矣細訊其故悉繇河道淤淺舟膠不前八閘中其實無水至臺莊馬湖彭口赤山大泛張莊閘處處淺阻兼以旗軍柁水攬裝

梨棗醃猪麻餅黃豆客貨滿船益復重滯居先阻壓惟南昌幫作俑群處既久肆行盜劫在馬莊集汶上縣等處殺官劫財除已被叅將古道行率兵捉獲賊衆贓件歷歷可據外沿河居民多遭焚掠且蘓杭兩幫互相戕鬪舉水濱化而為戰場此臣得之躬歷耳目極真者不敢不以實告假使河道洪深彼亦安能借口泐河通判徐汝燁之罪不容辭矣更可異者各把總奉旨押催空船直待衆艘鱗集不前勢難掩覆始詣臣舟次臣厲聲責之唯

唯而已而江西總蔣國光則不知下落聞臣坐守
夏鎮峻法急催始來一見煌煌明旨竟寘罔聞臣
為此寢食俱廢嚴督河官亦頗知懼乃決沂山潮
引水入河諸艘始次第前進臣得淮登陸抵鳳泗
恭謁陵寢紆迴道路將近旬餘及次揚州而田空
之過淮者已六千餘隻可屈指盡赴水次矣臣余
已渡江抵鎮回想諸艘之擁擠夏鎮間者猶自寒
心另有專疏粗具條理仰祈勅下該部將把總蔣
國光河官徐汝燁嚴懲以勵其餘庶人盡知警而

有裨于河漕者不淺矣臣可任惶懼待命之至
乞復防運兵將疏

為救敝貴在維新靖漕乃以速運謹陳一得用保
萬全事竊見今之漕卒驕橫貪殘極矣長此安窮
為憂方大是必尋一震攝消彌之方而後可因思
舊制設有漕運總兵寓意良深亦有建議欲復之
者臣愚以為欲復舊制必遣勲臣必宿重兵事體
迂大無濟於急且時詘舉羸碎難辦此一項錢料
臣查得濟寧有見兵三千坐食無所事事又淮安

有額兵數千就此中只挑選三千便成銳旅可掄
一員真正將官不拘總兵副將叅遊令其管轄統
領與總漕互為聲援候新運將動即渡江迎運而
北直抵通灣將三千里之血脈精神聯絡呼應則
意外之風塵不聳舟中之敵國潛消漕卒即有欲
作孽者曷敢奮螳臂以當車轍及至回空仍令押
之而南過江赴次如此一年而漕可靖矣匪直漕
也從茲瀕河百姓可免胫篋焚廬水上客航不至
喪身失命所操者約所全者大臣非敢多事也非

敢多言也坐火抱水苦思極慮揣摩事勢不得不
然正為惟嚴始足以生威惟法始足以遏亂敬擬
搜幫行法二議另繕一疏恭呈聖覽臣謹會同總
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朱大典合詞具請伏祈勅下
該部確議速覆全漕幸甚生民幸甚臣等可勝激
切待命之至

具列搜幫行法二議疏

為具列搜幫行法二議伏候聖裁事夫所謂搜幫
者何也蓋幫必搜而後漕可靖也夾帶私貨累贅

稽遲固矣而其中又有搭載之奸商焉盈箱積艙
什百千萬居竒漏稅莫可誰何猶未也又有掛幫
之強人焉一船或至二三十幫或至二三千是
皆凶命兇徒踪跡詭密而漕艘遂為逋逃藪故敢
行稱亂者皆此曹為之也猶未也又有火藥炮銃
刀鎗弓矢一切行兇之具焉藉口禦暴竟以為暴
結隊扎營兇同賊寇故膽粗氣雄者皆此物為之
也是必細搜一番絲毫不貸斯淨船真米安帖流
行臣搜幫之議約畧如此夫所謂行法者何也蓋

法必行而後幫可搜也未搜貨先搜人除每船旗
水十二名外有多一人者即係掛幫先行捆打後
問端的倘得真情立刻正法旗甲主截罪在不赦
邇而運官必當痛懲輕則笞重則革邇而把總亦
復如是既搜人復搜貨夾帶私物拋置河干奸商
詭寄盡藉充餉仍衡貨之多寡以定罪之重輕旗
甲運官一體論治至火藥刀鎗等件但有一件立
寘之法此干係尤大決不可姑息者夫漕軍需也
應以軍法從事舊制設漕運總兵意在斯乎臣行

法之議約畧如此然此皆總漕將領之事臣文吏也又小臣也不敢過而問焉奔走催饋是其職掌仰祈皇上之威靈惟奉簡書為斧鉞耳臣可勝悚惕待命之至

叅湖廣廬河汝州等處漕糧完欠疏

為開兌開幫一刻難緩而全省全府隻字不聞特摘直陳仰祈聖斷併續糾怠玩州縣以飭漕務事竊以漕務維艱楚漕尤費料理其道途之遼邈官旗之頑悍幫次之參差不待言矣乃至今日而督

糧者管糧者監糧者竟絕不報完則大可異焉憶自臣受事以迄於今已隔歲矣飛檄亦已屢矣時日及矣期限迫矣而楚之漕糧完欠若干杳如也將謂路遠夫臣之檄既可以徃彼之揭亦可以來揆之於共事則不近人情責之以急公則罔聞國憲况天下容有報完而未必完者矣未有全然不報而徃自完焉者也茲事理之易見者也此外則廬州府可異焉廬州一府所屬八州縣額設漕糧共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二石乃其完欠若干杳無一

字相報猶之手湖廣也此外則河南府汝州尤可異焉計河汝額糧十萬石有餘抵全豫三分之一臣去歲查糧小灘見其止完一萬有餘未完者整整九萬不勝悚駭爾時即據實入告乃至今而續完多少尚欠多少並無一字相聞即明旨亦付之高閣矣此非仗嚴綸以警之恐濃睡不醒而誤漕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懇勅下各撫按堦底合盤清察速奏明著其不報之根因實核其不完之緣故當必有昭然不容掩飾者矣至若邳州知州曲文

光宿遷縣知縣李可樑獲嘉縣知縣閔依聖滕縣知縣藍雲蛟皆真頑異常報完無日內藍雲蛟已奉旨從重議處竟悠悠自若此歷見于淮安府知府王昌時衛輝府推官吳兆望兗州府推官李恪之揭報鑿鑿不爽者臣草疏甫完復據東昌府推官沈應明揭報高唐州知州雷祚糧米纔完十分之一斯何時也而完僅止此所當一併嚴懲以飭漕務者也臣可勝迫切待命之至

認罪疏

為惶恐認罪事臣旅泊京口料理漕務於正月三十日接邸報見戴澳疏中指及臣名又發及臣書臣實愧且懼不敢不歸命投誠泥首待斥因思沈迅原未嘗迫臣使請而臣輒自以其意謬為之請臣幾累迅臣愧甚臣與澳交不甚深而頗有文字之雅小東尺牘何止數四不意以明儕猥語遂至仰污睿覽斯則臣之所大懼也伏念臣官為執法而乃為人所指名至發及私書臣至此而實難於解說矣上何以對君父下何以見朋友內何以問

寸心臣即至愚尚知人間有羞耻事伏乞皇上立賜斥革以為人臣不慎交遊者之戒併使碌碌微生不至羞死則聖明寬大之恩與覆載等矣臣不勝悚惶哀懇之至緣係惶恐認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趙椿齋捧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請急催漕員疏

為漕事正在關心漕員偏不湊手特據實籲請以救急難事項見大計報該漕儲道右叅議沈胤芳

以不及察處即以江西糧儲道右叅議田用坤填
補仰見皇上之留神漕務者如此其殷也旋接江
西暫管糧儲道事南昌府同知謝宗份揭帖謂去
歲之抄道臣偶病不痊兩臺暫委署掌印務臣一
見此語心竊憂之又據漕儲道中軍高棟面稟謂
舊道臣沈胤芳已從楚中歸里所有勅印胤芳封
付中軍收貯而新道臣田用坤過瓜州不曾到任
併迎接官吏一人不見徑鼓柁去矣臣至此益加
憂焦絕廢食寢夫漕事何等重大目前何等促迫

為山九仞一刻千金而最要最緊之官乃虛懸無
著廢時失事駭目驚心伏乞明綸督其急返歸棹
力疾視事或庶其病狀果真即當立刻更換此日
下第一急務臣曷敢苟且因仍為茲不顧面情直
截入告更思漕員之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舉吳
下浙中以及江廣全漕之大命繫焉乃人官寥落
若有若無即新絰推補而赴任無期幸浙江糧道
路進雖已察處而仍舊拮据毅然以終事自任臣
手書慰勉謂其有首尾堪付託若湖廣帶管糧道

副使周鳳岐以代庖為本業盡心料理不遺餘力
從去冬至今日皆其一手營綜合無俾之即真以
襄楚局併勅蘓松常鎮新糧道黃鳴俊江西新糧
道曾化龍作速抵任及常鎮兵糧道急為議補是
皆不容一日待者臣謹會同總督漕撫戶部右侍
郎朱大典合詞上請臣等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乞專委道臣督白糧疏

為玉食義不敢緩糧道勢難得兼伏乞勅下該部
酌議專委以便攢押以圖迅速事竊惟白糧為上

供急需關係何等重大所宜緊頂漕幫聯絡抵通
而不可一毫參差者也無奈有司積玩每視白糧
為緩着縱併力嚴催未見響應值今漕艘連檣而
進乃白糧片帆未睹去歲之尾後滯閣敲冰拽挽
前轍昭然實堪駭懼然有司之於漕白二糧敢於
分別緩急者亦自有說夫漕糧之急也一則憚於
糧儲道之憲體親切一則迫於監兌官之風力嚴
緊若白糧則異是矣在糧儲道視為別局而總部
官皆屬佐貳及責之漕儲道復勢難兩顧况今歲

舊漕儲已處新漕儲又病分理漕事舉眼無人而
白糧尤屬可慮者昔奉明旨責成該道固職守所
宜但漕幫一開糧道隨押之而去誰復炤管白糧
是以漕糧日進一日白糧日緩一日極重難返窮
變且通臣熟籌之白糧惟蘇松常嘉湖五府耳五
府接壤而蘇松常鎮則有三道焉竊惟四府之事
一道可以暫攝除糧儲道不可一步離漕宜於二
兵備道中委一員統五府之白糧俾其專督而進
蓋疆界非遙備催極便併總協部官惕於憲紀竭

蹙而趨誰敢不前法似無有出於此者抑臣更有
慮焉往者裝運白糧皆係吳船巨艦狀若樓櫓十
九屬豪有力之包攬半載白糧半載私貨不惟重
舟難於運旋抑且漏稅有虧國課甫望臨清便須
另覓脚船盤剥遷延坐費時日此積弊也不若限
以止裝五六百石以下之小舟任便自雇不許豪
強把持法紀畫然較為輕快臣因籌備白糧敢併
及之謹會同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朱大典合詞
具題伏乞勅部議覆就近簡委庶責成專一僭押

有人而白糧可完矣臣等可勝企仰待命之至
叅回空私載客貨疏

為回空私載客貨阻壓稽漕盤卸克餉仰祈聖鑒
以策新運事竊惟明例准漕船量帶土且假軍旗
以自贖之資恩最渥法最善也乃小人放利無所
不為即至迴舟之日猶興市販之謀盡情攬載任
意遷延視兌運為離局以貿易為本業貪玩至此
按以漕法乃斷不容少寬者臣於崇禎十二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督僉回空悉已過淮竊以為各船

回空頗蚤赴次庶免可先乃行至維揚據江西把
總蔣國光報稱江都縣東石人頭地方有該總下
撫州所旗甲羅述關空船滯閣橫攔河中後船咸
被稽阻及查滿船盡是醃猪梨棗係攬裝客人周
懋貨物載重舟膠停阻多日隨令聽用指揮潘萬
里同國光將客貨盤卸上岸立趕空船前去復行
江都縣查勘據該縣知縣歐陽烝回報客人周懋
已聞風先遁所有醃猪紅黑棗梨諸貨物法應及
時變價臣即着該縣炤依時值變賣價銀一千一

百零一兩一錢三分七釐四毫五絲貯庫充餉及至渡江復有淮水下江總下邳州鎮江等衛旗甲至國生于揚李鼎舉等回空船隻停泊瓜州京口二關或自置私貨或包攬客貨去水次咫尺而抗違不赴當行丹徒縣知縣鄭一岳及巡捕官阮士奇漕儲道中軍高棟將私貨盤卸上岸立趕空船前去所有客豆蔴餅綿花諸貨物即着該縣炤依時價變賣價銀五百零三兩一錢七分八釐貯庫充餉合前項共計銀一千六百零四兩三錢一分

五釐四毫五絲謹據實題報伏乞勅下該部着江都丹徒二縣各炤原數起解赴部充餉以為私載誤漕之戒併充河海涓滴之資抑臣因是而有感焉人情嗜利藐法頑鈍驕恣至漕卒極矣回空如此重運當何如南下如此北上當何如即創一警百懲前毖後然而極重難返寔繁有徒臣前具搜幫行法二議耿耿隱憂粗具條理業荷明旨勅部看議速奏乃為司農駁盡併夾帶火器凶器一條亦從抹撥言而不中臣滋愧矣臣前又有救散費

在維新一疏亦荷明旨下部看議速奏乃兵部至
今不覆從事失時可為浩嘆臣因回空私載敢併
議及之仰祈聖明裁鑒施行臣可勝惶懼待命之
至

請勘武城縣令疏

為河臣有案未了縣令一勘即明謹直述所聞期
完欵件事奉都察院勘劄准工部咨都水司案呈
崇禎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奉本部送工科抄出總
理
題為特糾貪玩縣令以肅河政

事等因奉聖旨高雲漢貪玩誤工着革了職該總
巡官提問具奏該部知道欵此欵遵抄部送司奉
此案呈到部移咨到院劄行到臣奉此該臣遵旨
即行東昌道勘審回報以憑覆覈去後經今未據
回報適奉都察院催劄到臣臣至此凡兩奉堂劄
矣事已經年局當速結
稱病抽身田

園是樂有始無終已將往事置之夢外然此係欵
件臣不敢浮游也因憶去冬銜命南馳舟次故城
忽聞岸上大聲疾呼似有奇苦異痛急於暴白者

詢之知為武城百姓為其知縣鳴冤絡繹不絕直
至武城泊舟處所士民紛馳奔走夾岸叫哭水波
為沸臣鵠立鷄首以兩言喻之謂既有所聞必當
入告萬衆雷行而散因存其連名保狀凡二十餘
紙盡付東昌道收貯以脩參考當日情形真實如
此萬耳萬目共見共聞臣謹直述於皇上之前一
字不敢隱一語不敢溢此時惟求勅下本處撫按
據寔勘閱作速奏聞凜之以天地鬼神質之以良
心公道則水落石出直截了當此事不期明而自

明此案不期結而自結矣伏祈聖明裁決施行

乞就便銓補漕儲道疏

為漕事彌殷需人更切敢祈就便銓補以濟急務
事竊惟漕儲一道為諸糧道之樞紐各把總之筭
轄綜理漕務與臣寔共肘足所不可一日少者况
時值重艘連檣北上凡催後兌督尾幫查船額驗
河流過淮及洪飭漕魚白種種諸務俱萃於漕儲
之一身乃舊道臣沈胤芳業經察取新道臣田用
坤病篤還鄉懸缺三月間其無人臣展轉焦思紈

亡昏且理可通變不禁迫陳適見鎮江府知府程
峴自趨覲回任總漕臣朱大典從國計起見為官
求人移文會臣委其代管漕儲道印務臣不覺犁
然當心乃因是而更有良圖焉念程峴新舉卓異
治行為二千石冠舊官南職方厥有成績自蒞任
京口以來歷俸又兩年矣夫京口為漕運要衝其
窳會機且了比而全漕思已過半程峴以冰雪之
聰明風雷之才力不憚勞苦備極精詳蓋肯繁熟
常已經歲月精掌游刃恢乎有餘但與其委之攝

篆而代庖越俎曷若俾之即真而直下承當况見
在京口朝受命而夕受事有直截痛快於此者乎
倘舍此而別有擬議非是生手即在遠慮恐不能
如程峴之最當而最便者矣臣身在局中艤舟待
濟再不容遲一着再不容緩一刻望之追求之懇
知之真計之決遂忘其冒昧敷衽陳詞謹會同總
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朱大典具題請旨伏乞聖明
裁鑒施行

奏林叅濟寧印河官員疏

集水國集卷五
為特叅濟寧印河官員以肅漕務事臣前押重運
過濟濟寧兵備道葉重華迎臣於南陽相見之頃
即致慨濟寧無官謂正官久缺而署印者又痿痺
不靈臣心識其言及抵濟寧而署州事州同嘗慥
來見詢之以河務茫如也臃腫支离如醉如夢不
惟不能其官抑且不可為人矣乃至管河衛官都
浮游局外止一迎一送了事任河之淺阻船之擠
塞全不見一人一騎少為調度巡察有弁如此與
無弁同日中寧復有三尺哉更可異者管河判官

王楚光乃有專責者也足跡竟不履河干臣按臨
通未一見行過南旺始露頭影其平日所經營者
果何事耶夫濟寧要地河漕重務而有司衛弁之
冥頑頽廢若此亦可慮矣伏乞嚴綸勅下該部將
常慥王楚光及該衛弁嚴加處分以振積弛以飭
漕紀臣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陳河道情形疏

為直陳河道情形再糾泄玩州縣仰冀明綸覈寃
嚴處以整河弊併陳急着以救遲漕事竊矧糧船

於六月二十五日已盡數過濟矣臣力僨重運前
抵東昌聞自梁家淺以北直至甲馬營上下綿亘
三百餘里經今月餘衆艘膠澁寸步難移臣不覺
大駭急單騎直走一望果然科臣向所云兩截者
今又化而為一條矣回首渡江以來過淮過洪過
濟中間清口懸溜黃流漲淤八閘崎嶇咸賴皇上
如天之福幸而克濟乃此盈盈一衣帶坐阻不前
四顧徬徨撫膺欲絕直拈病根只是河淺要河之
淺不自今始也臣昨至油房渡口驛僅見數人在

河挑淺察其所挑之土其色堅黑皆積年老淤似
從未經錘者以此推之而治河情狀槩可思矣臣
又憶去冬催空南下歷見河道平淺即具疏題請
大挑復覩倉臣奏議奉有分信認限實行挑濬之
旨炳日星而凜斧鉞向使當事者欽遵明旨真濬
真挑能使一律深通何至臨渴掘井帶水拖泥手
忙脚亂若此臣不知當日河臣數載之所經營今
年閏正二三等月之所料理竟銷歸何處此之不
可不推求也乃地方官之急玩亦未有過臨清等

處者如雙淺乃屬清平縣地方臣身歷其淺呼署
印博平縣知縣錢鈺問以緣故漠然不應命之急
急挑濬又不應如此庸人乃兼兩縣亦負乘甚矣
臨清州署印府同辛志謬日暮途窮乞墦登壘管
河州判宋裕祚純縉乳臭學語未成此輩寧復知
河渠為何事夫臨清何等重地不謂官員狼狽猶
之手濟寧也其最怠玩者莫若故城縣知縣之苟
亦興德州衛掌印指揮之陳天印是所當勅部嚴
加處分者也再矧目前救急惟有起剝一着總河

臣張國維招集籲請剝船亦鱗次而集隨淺分派
日夜督發顧一壺千金多多益善臣案察河西務
關併土石二壩俱有額設剝船此時悉閑泊以待
曷若暫借南發以充剝淺之用即隨漕北上仍舊
供剝不相妨而相濟誠莫有便於此者伏乞天語
叮嚀速令悉發南下是又轉遲而速之一大機括
矣臣草疏甫畢忽報河水頓長尺餘是臨清副總
兵黃胤恩節宣馬踏南旺諸湖水養全力而注之
漕者臣不勝踴躍即遵河備閱見邪許緯軌之狀

約可計日過臨臣謹同在事諸臣馳驅催僨夜以繼日然猶不敢恃也仍須盡集剥船庶乎緩急應手至于尾幫之漕全幫之白一淤清口艍閣多時遂至隔越今白糧已盡數過洪矣尾幫之湖廣糧道副使張一鳳把總王步雲上江把總陳謨亦漸次抵濟容臣專疏另報外臣仍多方接濟盡力維輓萬不敢畫為兩局緣彙疏糾陳字多溢額仰祈聖明鑒宥臣可勝惶懼待命之至

僨運難前請罪疏

為僨運難前過臨太晚請治臣罪以嚴職掌事竊炤糧船於六月二十五日盡數過濟至今整四十月矣除前幫已經北上外其餘各幫在臨清守候日久臣觸目驚心即具疏入告猶喜河水忽長數日內僨過一千餘艘幸過臨當在指顧間不意河水陡落依然舊痕老淺立現新淺又生處處淺時時淺向一船一剝即行今一船兩剝猶滯極力拮据通晝夜僅過數十隻祇緣逼近臨清如王家淺半壁店以至油房皆號極淺就中王家淺尤與

開口相近乃唇齒咽喉之地而淺更難言此處阻
塞則頂閘者如何得進目今尚有二十餘船鱗次
輻輳於閘以外而無繇飛渡所以久抵臨而不能
過臨者為是故也臣為此懼督同諸糧道畢力營
漕如二幫之黃鳴俊則住半壁店三幫之曾化龍
則住油房四幫之王龍震則住王家淺昏旦河干
統忘寢食各把總俱派有信地刻刻責成至幫內
有觀望延捱不起剝不直前者無分官旗立挈捆
打臣又往來馳驟於臨之南比如戴家灣鄭家口

等處船重即剝船住即懲已智盡能索而無如河
之淺何也臣目擊如此光景倘隱匿不報欺孰甚
焉謹據實奏聞雖曰河淺太甚濟運為難然而臣
司饋者也催督不前是誰之罪職掌所關不敢自
恕伏乞聖斷嚴加處分以肅漕紀或念運局未竣
姑暫容臣戴罪饋催勉竣斯役是又皇恩之浩蕩
而不敢期必者也臣可勝惶懼待命之至

河臣宜急本務疏

為河臣宜急本務微臣願効良箴瀝臆披誠仰祈

聖鑒事從來運事惟以河事為權衡河之淺深而運之遲速係焉其間道司印河各有責任而提挈綱領導達血脉者則總河臣也即如今年臨清迤帶河道實不忍言向使五六月之間先事豫圖斷不至是即不然而當群艘膠集之時為河臣者破的應機肯動治河額金若干廣集夫役多方鼓舞遍派淺處併力齊挑不旬日而事濟矣再佐之以壩輕之以剝復何淺能阻乃河臣不思先着止爭末截所以日夜奔馳心力俱瘁受從來河臣所未

有之辛苦而究無抹于淺無解于遲此段公案昭然明白臣所以謂河臣宜急本務也伏念臣與河臣向在京口一見莫逆彼此肝腸如雪以許國相期以古人相待今日不惜苦口者正為知己劾切磋耳蓋運務所關事體重大在君父前遂不復計朋友也抑臣猶有慮焉目今臨清閘口露囤甚多祇緣地方官為苟且權宜之術止顧眼下推船出門竟不思此堆積者之踈虞可慮損壞可惜也伏乞勅下該地方官作速剝去令歸母船是又登漕

真水圖集卷五
裕國之一急着矣臣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報開湖濟運疏

為開湖濟運恭疏馳報以慰聖懷事臣因過濟以
北運道淺阻宵且徬徨寢食俱廢忽於本月十二
日午時接科臣張元始手書云目前急着惟急開
馬踏湖櫃口放水北流等因臣發寤於心投袂而
起立刻邀工部主事楊之易並轡而馳直至馬踏
湖口一望清波渺茫真堪濟運而臣皆謂開之便
惟有管湖老人白守住者營湖為窟惜水如金喋

喋利口悍不顧漕臣謹按漕法網打八十棍姑留
其身以候正法一時豪胥猾吏實繁有徒素與老
人表裏為奸以水櫃為家箝者咸咋舌豎毛而退
臣遂偕工司決計開湖纔一招呼千指畢集畚鍤
如雲俄頃間湖水湧出其勢較河水高二尺有餘
口面寬一丈六尺洎涌激未及一夜而滿漕洋
溢矣臣於次日辰刻復躬閱之再加脩濬仍嚴飭
汶上縣管河主簿蔡國縉細細搜湖不許一毫欺
隱如有一毫欺隱罪與老人同科又委原任濟寧

集水園集卷五
州管河判官任則榮專董之務使湖盡歸漕以濟
急用夫當大旱極涸之際忽獲此水允續命之神
膏也何止濟北臨南刻期利涉即德津間所沾灌
注當亦不淺矣是役也科臣發議建謀總河臣提
綱挈領工司卓有主張臣恪遵單騎沿河察勘務
使漕水不涸糧艘銜尾而進違延指叅重慶之明
旨踴躍馳驅僨催倍力庶冀免於瘵曠而已伏乞
聖鑒施行

察報運艘的耗疏

為欽奉明旨嚴察運艘的耗恭疏馳報事臣方僨
運過臨拮拮河干嚴驅剝淺飛輓前進於九月初
一日接邸報該總督倉場臣李遇知疏題遵旨察
奏等因奉聖旨去剝之說原屬不諳即着馮元颺
一面防護一面僨催沿河接濟剝運不得回津誤
事天氣漸寒凍期不遠乃蘇松等道共押四千餘
艘尚未有的耗如此怠玩漕事何賴通着巡漕臣
遵旨炤限嚴察星催速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
即日舍舟而陸沿河一帶嚴加巡察極力鞭催於

本月初四日抵泊頭察得蕪常糧道黃鳴俊督押
二幫前去已久復據該道回報稱所押糧船自鎮
海衛前幫指揮楊世階起至南昌衛前幫指揮李
嘉徵止共計一千一百七十隻於八月二十八日
俱盡抵天津街尾轉北河前進又察得江西糧道
曾化龍督押三幫尾催已過東光縣復據該道回
報稱所押糧船自杭州衛指揮蕭大聲起至處州
衛指揮柴光茂止共計一千一百三十九隻前船
已轉衛北上尾船俱盡過東光縣又察得浙江糧

道王龍震所押四幫糧船自湖州所千戶蘇明偉
起至長淮衛後幫指揮張拱宸止共計一千一百
三十隻前船已抵東光縣後船尚在武城縣需剝
前進所有五幫糧船自安慶衛指揮方久乾起至
尾幫黃州衛千戶唐堯天止共計七百零七隻該
湖廣糧道張一鳳管押察得已於八月二十八日
盡過臨清矣前船儘越見抵油房前進後船尚在
半壁店王家淺等處急需起剝此蘇松等處各幫
之的耗也臣不敢一字欺飾謹據實馳報目下所

最急者無過剝船臣遍搜齊驅一擁而去凡係重
艘盡行起剝迎頭焚底竭蹶前來萬不敢片刻少
弛致厯聖慮至最後趕幫斬黃等衛零艘連新安
一衛共計二百四十餘隻并白糧全幫尚阻柳林
壩南鞭長不及正在躡躅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在
臨清會總河臣張國維於舟次披赤相商言極諄
切國維慨然一力承當即星馳南旺而去凡開湖
集剝設兵防護諸所以接濟催饋之法具有條理
言之鑿鑿於以督率漕儲道余鷗翔及湖廣把總

王步雲上江把總陳謨迅發前驅決不敢稽遲阻
凍此河臣當下直任者所冇遵旨炤限臣先已嚴
檄各糧道確酌認去俟回報到日謹另疏回奏臣
更有請烏天津撫臣李繼貞題請預截漕糧二十
萬石奉有不必拘定尾幫之旨臣細繹明綸淵融
特至此時或以十萬儘先至者而截之其餘一半
截在趕幫既不拘泥又不偏倚在海運無虞不繼
在漕艘可保萬全臣愚見管窺固遵旨察奏敢併
及之緣彙奏字多溢額伏乞聖明鑒宥裁奪施行

導旨認限疏

為欽遵明旨認限奏報事臣謹凜認限先已嚴檄各糧道去訖即未見回報然竭愛河干往返察饋歷歷在眼自九月初五日在泊頭拜疏後即馳滄州青縣將沿河剥船塊底搜獲嚴催南蕞先是牛布屯大淺前後隔斷科臣張元始多集軍夫竝立河干督令挑挖凡三日夜得通行無礙臣從北仍馳至半壁店力疏底滯而何家墳土龍頭潘家提草市桑園石人圈等處舊淺新淺層見疊出險阻

艱難莫此為甚賴德州營副將張守箴慷慨急公饒有調度臣率之糾集夫役加給工銀勞以犒賞併命竭力旬有餘日而河泓始通於是臣將所擁之剥船每一重艘即給一剥或再加一剥至剥船之重者又從而剥之大小相銜絡繹而進所有五幫後船向之阻滯臨清以北者於九月二十七日已盡過德州訖科臣極力鞭驅計數日內可轉津矣此臣所不待各糧道回報而的確自認者是外尚有趕幫與白糧前日河臣張國維與臣面訂一

力承當先往濟寧開壩接濟料理迅蒞而今歲漕
儲一道所經營者止白糧耳尾後備押夙奉明旨
即河臣道臣力足辦此臣曷敢一刻即安今拜疏
畢即領有餘不盡之剝船星馳而南將趕幫漕船
尅期前來萬不敢誤併督漕儲道尾押白糧兼程
飛進俟抵津另疏題報再昭臨清露固踈虞可慮
地方官震懾嚴綸不敢不勉兼北來諸剝應手據
東昌道王公弼報稱九月二十二日起完俱已淨
盡北上訖併此奏聞伏祈聖鑒施行

再報認限疏

為欽遵明旨認限奏報事臣於九月二十七日將
尾幫糧船盡備過德州拜疏畢即星夜南馳遍諸
關座直抵張秋將趕幫并白糧兜底擁來所有趕
幫漕船已於十月十六日盡過武城訖過德抵津
屈指可俟惟是白糧緊接趕幫即宜立時出關而
奸詐糧解李韓萬吳順貞華昌瑞湯啓龔訖袁姓
等首倡邪說煽亂運務紛紛告擾掣定主意寄圍
臨清一步不肯前進臣為之髮指即按漕取法其

渠魁捆打遊幫又將協部官重笞之衆心始惕安
念始消凡鞭驅三晝夜乃於二十日盡教山臨清
口開依序而行臣仍覲面叮嚀漕儲道余鷗翔刻
限隨漕抵津不許一船落後况白糧原有目丁字
沽車裝抵壩之例倘中途寄囤實非所宜務循往
例星速搬運抵壩早登天庾仍祈勅部將總協部
官從重議處以驚泄玩併糧解李韓萬等正法臣
即尾催趕幫飛輓前來遵炤明旨收囤容抵津另
疏馳報伏乞聖鑒施行臣可勝悚惕待命之至

報漕白糧米抵通疏

為欽遵勅諭恭報漕白糧米盡抵通州事先該科
臣張元始催回津漕米抵通外臣鞭催趕幫復督
同漕儲道右叅議余鷗翔尾催白糧於三月十四
日盡過務關矣務關以北河道多淺時苦逆風然
一遇停閣臣即艤舟督令抗淺務使片帆不停少
有遲延即立挈重懲不令片刻少緩漕白銜尾晝
夜兼行於三月二十三日盡抵通州訖竊炤是役
也河流枯澁乃從來所未經兼之大旱奇荒飢民

群盜眈眈惟糧米是視沿河半為豺虎之林寄國
時切風鶴之警今得抵通幸免踈虞惟皇上威靈
是賴而沿河將吏如天津總兵馬爌德州副總兵
張守箴通州副總兵曹存性以至把總伯之禎守
備郭文煥皆竭力防護不敢暇逸若臣之精已盡
於漕矣左股不仁難移寸步髮鬚皓白腰臂支離
靜言思之遂為清時廢物身窮命薄伏枕涕零容
臣烏跡乞骸以明勿欺伏乞聖鑒施行

叅白糧解戶奸詐疏

為直叅白糧解戶奸詐情形仰祈聖斷勅法正罪
以釐漕弊以肅上供事臣在通州繕疏造冊忽於
三月三十日接楊村通判朱珽稟稱漕務隆重卑
職時刻縈心本月二十六日從通州奔回誠恐歲
歉人奸零船殿後沿河諦察不擬二十七早到務
關有長洲縣解戶凌文糧船三隻灣插空剝船中
當時察出立着前行差快手劉文舉押赴通州事
干糧務理合稟報職一閱不覺為之氣結髮指慨
然嘆曰糧解玩法至此使非朱通判急公摘伏則

此三船白糧將不可問之水濱矣因念職自天津
尾催以來為白糧逕回逗遛大費驅策整整耽閣
十日每從空剝叢中搜出白船不一而足按之朱
通判稟稱先後相合又憶職在臨清白幫倡為邪
說淪亂漕務職痛繩以法立刻入告奉聖旨知道
了這所叅總協部官俱着察職名從重議處糧解
李韓萬等仍着盧世淮嚴加責懲其白糧車袋抵
壩該部覆議即奏欽此是白幫肝肺久在聖明洞
鑒中矣職更細察糧解凡係作奸行詐者俱詭稱

生員夫此等生員豈尚可目之為生員哉不過籍
學宮撒潑射利雖名秀才其實光棍因而涉江逾
河以舟楫為舖櫃沿途盜賣到處拖人而真正糧
戶殷厚老實者一任其包攬科派敲骨吸髓受害
無窮人而無良公私俱困矣又憶寄困桑園安陵
日職親在護視甚駭聽聞白幫內豪華放蕩之輩
俱號曰相公貂帽絨衣逍遙河上如狂如醉大賭
大嫖夫其酒食遊戲相徵逐者何一非盜耗玉食
而恣其逸欲也哉如此匪類實繁有徒就中劉有

虞喬維垣王彥容其渠魁也然職衙門實有不才承差如丁可全王于芳馬準崔應迪者咸與若輩互相交結夥詐夥分深可痛恨或已經發覺或懼罪身逝或見在監禁職嫉惡如仇法行自近為此據實上聞伏祈聖斷勅下法司將劉有虞喬維垣王彥容凌文丁可全王于芳馬準崔應迪等嚴究痛懲舉白幫積弊從根而洗庶玉食之大典增光而真正殷厚老實糧戶並受其福矣緣察陳宇頰溢額伏乞聖明鑒宥職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告病疏

為臣責難辭臣病已廢伏懇皇恩俯容休致事臣最駑劣恭承皇上拔列西臺俾儻運務蓋不世之遭逢也乃臣有心無力欲速轉運遂致稽延至此悚惶跼蹐無以自容仰荷聖明寬大不加誅殛特令察明議處生死肉骨恩同再造倘能報効肝腦可塗無奈臣賦命奇薄坐廢清時言之有足涕泣憶臣去歲七月二十一日舟次張秋忽聞前幫糧船從梁家淺至甲馬營綿亘三百餘里如同膠釘

不覺心膽墮地即一日夜馳至臨清捷胸瞪目痛
歎河干似萬箭攢心不能堪忍因茲得一心疼之
病日日呻吟日日催憤直上直下忽北忽南深夜
清曉無時不護心從事日止一食哺糜而已飲食
既減血氣大耗左股漸漸麻木爾時雖跛矣猶能
履也直至長至拜賀乃伏不能興從此必藉人扶
掖始步醫藥百方罔效延捱至今歲二月間從桑
園趨滄州遂如槁木之枝奄奄床褥寸步難移矣
又臣年五十四歲而鬚髮竟無一莖黑者項直背

曲支離潦倒儼似八十老人昨過天津迄通州撫
臣李繼貞科臣張元始倉臣李遇知皆過臣榻前
勞苦相視歎息學臣吳履中適較士在通考事畢
亦過臣榻前相視學臣與臣同年同門誼均兄弟
見臣衰白病廢淒然淚下臣為之一慟幾絕自傷
患中陰陽將填溝壑即欲致身而不能致也再矧
臣抱病日久矣前此片言不敢道及正以漕事方
殷恐臣一言病將懈通漕之氣彼一時也國計極
重身計極輕故始猶力疾繼則恐死勉強竭蹶期

於竣事今漕白二糧俱過壩矣為此乃敢叩懇皇
慈憐垂斃之犬馬而予以惟蓋俾生還里門得正
丘首不至為潞水遊魂即入地有餘榮矣臣可勝
哀鳴悲懇之至

繳勅印疏

為恭謝天恩進繳勅諭事先該臣奏為臣責難辭
臣病已廢伏懇皇恩俯容休致事等因奉聖旨該
部知道欽此該吏部題覆於崇禎十四年五月初
九日奉聖旨盧世漑准回籍調理俟病痊起用欽

此欽遵臣病不能起謹伏枕叩頭伏思臣戴罪議
處重病垂危仰荷天慈准歸調理從此藥餌扶持
招逐魂魄稍閑一日便是百年浩蕩皇恩洽於心
髓臣因之而重有感也念臣實至愚極陋然頗亦
勇徃直前報國具有微忱而撫躬得此拙病每一
念至泣下霑襟犬馬驅馳矢盟來世而已所有崇
禎十二年十月初六日臣欽奉勅諭差往瓜儀等
處催督本年糧運欽遵即親詣前項地方嚴催各
總運官督令旗軍駕船并催總協部官督令糧解

輓輸俱已陸續抵壩訖事竣復命緣臣病危駐卧
通州所有原奉勅諭合應進繳臣可勝感泣眷戀
之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尊水園集畧卷之六目錄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淮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讀杜私言

大凡 凡十一條

論五言古詩

論七言古詩

論五言律詩

論七言律詩

論五七言排律

論五七言絕句

論摘錄

尊水園集畧卷之六

讀杜私言

大凡 凡十一條

余數年間於杜詩近四十餘讀稍稍會其倫要邇
來却掃益有餘力另錄而重讀之長篇短章務細
察其意思所在乃手彙為帙序準編年體分古近
言之五七區以別焉即小有裁酌而杜詩之全局
統是矣會友人王君瑞符門人王生元禮俱畱心
於杜謂此本頗善可流播朋輩因商定而授之黎

人黎人執簡請余安名余避席謝曰名不敢安也
無已還問之子美子美別李八秘書有句云乞米
煩佳客鈔詩聽小胥余不敏於子美無能為役第
謹操觚管充胥史之任而已而乞米鳩工遂煩我
友襄茲素業蓋有機緣則余於子美雖無能為役
然較之隸人伐木信行脩水筒張望補稻畦豎子
摘蒼耳宗文樹鷄柵弟占數鶩鴨頗著微勞倘藉
手以見子美想裂餅給酒在所不靳而後乃今併
藉斯舉以了平生執鞭之一念斯又沾沾私幸者

也所有大凡條之如左

世所傳草堂集編次最有法蓋取子美作詩歲月
之先後以為定本一展卷而歷履瞭然今既分體
其勢不得不離顧就各體中仍依其原本次第庶
居行起終不致差互

杜詩乃天壤精氣結成即子美亦不知何繇至此
豈復容他人着語然經昔賢一番評唱而光燄愈
長就中推服無如元微之沉醉無如文文山而劉
須溪篇評句隲弓成點本破的表微兼饒遠韻今

其書已大行無庸駢載祇存吾淨本與說詩者共
研焉惟子美自注一字不遺

八哀詩有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一章須溪云
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未亦不及弔祭
殆失畫意余以為開端四語便畫出一曲江矣至
於大節所在史官書之天下傳之此不待言者若
明皇生不用其言至傾覆流離始遣人一祭太是
無聊此不足言者舍此兩端而獨反復其文章以
曲江文章頗為相業所揜也微顯闕幽法應如是

所云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此二語最得詩家
關紐不惟可以想曲江之詩之妙併可以想從來
作者之妙今之詩不及古之詩只為費辭說無餘
地耳又寄常徵君七言律一首字字沉痛而說者
顯云諷刺只因錯會晚節傍風塵一語遂致通篇
皆錯夫傍風塵猶言奔走道路耳人少壯蹇躓猶
冀前途至老年道路則無復之矣此最是志士傷
心處若海鶴句即所謂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
意况鳴伺人者海鶴也豈鷄鴛流哉萬事糾紛猶

然絕粒一官羈絆實以藏身此等艱苦向誰人語
全是子美自告自訴併以憐及徵君想寄詩時不
知淚下絕行乃忠厚之至也而人反猜為輕薄寄
徵君者不亦難乎為徵君者不亦難乎杜詩當發
揮者甚多聊舉二則以代一隅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全部杜詩迎刃而解

余鈔杜詩止去十之二三視諸家選本最為繁富
乃毅然芟同谷七歌者蓋不敢不芟也其不敢不
芟奈何難言也第使稱詩者取同谷七歌與曲江

三章潛心絜度而思過半矣夫余芟杜詩僅一七
歌哉何獨此之揭揭為祇錄七歌久膾炙人口昔
賢有稱其為風騷之極不在屈原下者不一拈出
罪且滋大故不得不稍為別白然其老句苦語仍
收之摘錄中

摘錄一卷近於割裂然子美之精神在焉精神所
獨到或一句或數句奇光異響即不必句題自當
孤行宇宙必併其全篇曲收而此一句數句之精
神反遭埋沒矣故獨拔之以少為貴

子美千古大俠司馬遷之後一人子長為救李陵
而下腐刑子美為救房琯幾陷不測賴張相鎬申
救獲免坐是蹉跌卒老劍外可謂為俠所累然夫
史公遭李陵之禍而成史記與天地相終始子美
甫發秦州以後諸作泣鬼疑神驚心動魄直與史
記並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

子美巖壑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請沉鬱頓挫隨
時敏撻揚雄枚臯尚可致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
諸自東方朔以來斯趣僅見載觀其遺懷壯遊諸

作又謂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脫畧時輩結交老蒼
放蕩齊趙間春歌冬獵酣視八極與高李登單父
臺感慨駿骨龍媒賦詩流涕上嘉呂尚傳說之事
來碣石萬里風至於閨房兒女悲歡細碎情狀盡
寫入北征篇中與經緯密勿收京平胡參伍錯雜
不復知有旁觀固是筆端有胆亦絲眼底無入古
之狂也肆子美有焉

子美性極辣惜未見諸行事鵬賦一篇辣味盡露
所云重其有英雄之姿顛大臣正色立朝之義可

謂善於立言義鵬行是其一生心事偶遇好題遂不覺淋漓痛快至功成用舍之際何其撇脫幾於神龍見首不見尾矣高鳥竒文並傳不朽語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今觀子美詩猶信子美溫柔敦重一本之愷悌慈祥往往溢於言表他不具論即如又呈吳郎一首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示吳郎又迴護吳郎七言八句百種千層非詩也是乃仁音也惻隱之心詩之元也詞客仁人少陵獨步

子美一生戀主憂民血忱耿炯與日月齊光有口者皆能言之而忍窮負氣東柯西枝間食楮餐霞稜稜如鐵又一飯不忘數椽必憶低回感謝足以寬鄙敦薄諸如此類布在方冊無庸複議獨其好善懷賢誠求樂取一片古今熱腸萬里乾坤大眼諸君子尚引而未發余請得具陳之按子美當年足跡幾半天下交遊幾滿天下所遇諸往蹟必摩苔石而問之愾然想見其所投贈酬答乍合久要自冠帶以至布麻不披豁相對一往而深約

畧言之所最愛者李翰林高常侍岑嘉州孟雲卿
而嘉州之弟常侍之侄俱蒙獎錄所最重者彥太
尉嚴僕射李北海常左丞孔巢父所最善者蘇司
業贊上人所深憐者鄭廣文所極異者蘇大侍御
所特拔者張徐州所苦憶者荊州醉司馬所敬重
而歎惜者王客子季友張十二山人彪與孟倉曹
兄弟周旋則因其孝友過南隣朱山人水亭則賞
其道氣薛華醉歌則亟稱其好至比之山東李白
顧況八分則極奇其筆至擬之中郎石經阮隱居

貧而靜則嘉其清詩近道識字用心許十一善誦
詩則愛其精微飛動椎激風騷得一善拳拳服膺
其斯之謂與聞薛璩畢曜除官而喜動乎顏色高
蜀州歿已六七年矣開文書帙中見其人日寄詩
不覺淚灑行間竟追酬焉生死交情極真極雅讀
元道州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感而遙同謂
復見此與體製至欽其為國楨詞林前輩幾見如
此虛懷乃送其適江左輒出苦語云取次莫論兵
其愛惜元二甚於元二自愛即師弟父兄不過如

此古文之誼藹然其贈蘇四孫亦云一請其饑寒
再請其養蒙竟是箴銘渾乎德愛從來與孟襄陽
似未曾識面每憐其裋褐長夜望東南雲而悲吒
見張旭草書圖而滿日悽惻詩云念昔揮毫端不
獨觀酒德所以待顛者獨貴摩詰辭翰世所共推
而特題之曰高人奉贈五言律一首微言篤論鄭
重紆迴右丞不白心事賴此而雪能造命者文章
也能洗冤者仁人也若蘇端若王倚若崔戢李封
衛八處士酒杯流行直溥坦朴交遊中尚帶鴻濛

之色而汝陽王漢中王鄭駙馬李金吾何將軍王
將軍又未嘗以其勢人武人泛泛置之度外他如
小道可觀寸長必錄如李潮曹霸畢宏韋偃王宰
馮紹正席謙公孫大娘李十二娘佳人楊氏歌者
李龜年俱收之藁中令其姓名長留天地而清淨
僕夫信行亦荷眇眇可當玄賞若夫內舉不避更
見曠懷從弟亞之為大布衣則援王言以重之老
孫子之有古人風則指經書以實之即驥子好男
兒何妨自譽嗚呼大哉嗚呼厚哉乃其尚友古人

尤饒至性世之論宋王者第以為文藻風流入耳
而子美獨深知其悲為悵望而灑千秋之淚詩云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其嚮往寧有極耶至諸
葛丞相則幾於食寢夢寐以之矣屢入其祠古其
相徬徨其陣圖言之不足嗟嘆之不足惻惻乎三
致意焉觀其止崔卿請脩武侯廟遺像缺落爾時
崔特權夔州耳遑遽相託惟恐失之斯其心何心
哉蓋宋玉致於靈均者也丞相致於昭烈者也師
友君臣之際子美所尋味者精矣李蘇則敬認為

師陶謝則思如其手庾開府者天下之傷心人也
哀江南一賦具悉本懷而子美蕭瑟江關句深會
開府難言之心魂聽於幽定謝知己陳拾遺才繼
騷雅名懸日月乃為段令所害至今令人不平子
美循覽其故宅與學堂遺蹟慨慕不已送梓州李
使君之任囑曰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潛然何其恫
乎有餘悲也高詠郭代公寶劍篇而神交冥漠又
豈尋常誦說者哉若王楊盧駱為輕薄所哂幾無
完膚而子美直罵輕薄身名俱滅仍以萬古江河

還諸四傑匪惟公道抑見剛腸至宋員外薛少保
作人多可議而又為之隱惡揚善於宋則枉道而
過故莊淹晉而問耆老遊岳麓見其題壁慨然曰
物色分畱與老夫殆殷殷有欣附之思焉於薛則
首表其陝郊篇只微轉一語曰惜哉功名忤而溷
醜無窮至其題榜題壁畫鶴徬徨追賞如將見之
蓋憐才之至期與天下共惜此人耳最後發潭州
而興懷於賈傅褚公也統揭一語曰名高前後事
此語出而千古才人俱在子美感慨憑吊中矣摠

之以忠厚惻怛為主而天人胥聽命焉雖欲詩之
不驚風雨而泣鬼神不可得也然則謂子美為詩
人可謂子美為古大臣可夫以古大臣降而行詩
人之事則讀子美詩者又當為子美傷不忍言子
美好雖然是足以知子美矣始可與言子美之詩
矣

論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其源流吾不及悉也獨覺老杜深廣無
端波瀾萬狀計少年遊吳越時必有著作今不少

槩見斷自遊龍門奉先寺始或者子美自選定本
蓋聞鐘發省先生悟矣過此以往左右逢原一宿
贊公房而悠然有會燈影妙香全憑清裏領畧所
謂心在水精域也謁文公上方痛自研洗謂甫也
南北人久遭詩酒污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發
省殆莫深於此者最初望東岳似稍緊窄然而曠
甚最後望南岳似稍錯雜然而肅甚固不必登峰
造極而兩岳真形已落子美眼底及觀又登後園
山脚云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

首望八荒則子美業升岱宗之顛而流覽無際矣
乃絕不另設一專題以鋪張遊槩斯正作者乘除
拆補甚深微妙處亦以望岳一首已領其要故不
必再爾絮叨試思他人千言萬語有加於齊魯青
未了乎嗚呼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赴奉先縣及
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
必不忠番花門塞蘆子前後出塞二吏新安二歎
夏日三別新婦垂暨客從南溟來白馬東北來紆
夏夜三別老無家慮老謀補偏救敝體人情若雪片數世事如雨點

情酸味厚歌短泣長而一唱三嘆蘊藉優柔三百篇十九首李陵蘇武曹植陶潛上下同流後先一揆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一首具見子美虛公之至其云臺中領舉刻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繇是觀之則侍御乃仁人正士反以此見斥公道何在末云余時忝諍臣丹陸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服善悔過吐胆輸心具如是胸襟自然忠君信友易有之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則子美詩豈易作哉所以他日又曰高歌

激宇宙凡百慎失墜送三判官詩絕有關係別出杼機於威弧振救制極收京布嘉惠藉長計清流沙存武威反復諄託即憤激林丘論兵遠壑穆然有無窮之思與尋常贈送迥別故特表而出之要三判官定自可人於樊二十三曰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於從弟亞曰奮舌動天意踈通畧文字於常十六曰老氣橫九州張目視寇讐夫所冀安邊反正舍若人誰屬乎八哀詩傷煩又傷泛中有數十光潔語與日月並垂者又為濃雲所掩然而

詩家之元氣在焉杜詩之體統存焉不可遺亦不容選送魏祐王砮張建封乃一肚皮國史實錄無處發付特借彼題目寫我文章即與本人分上頗覺迂遠亦不暇顧要建封自竒士只風神蕩江湖誰能當此五字若夫請蘇渙誦詩又賦詩贈渙真傾倒於蘇至矣及考蘇之為人起手結局幾於龍蛇起陸又慨然作變律詩想見其無聊無忌子美既目為靜者又目為白起尺繩原自井井然其不交州府人事都絕肩輿江浦忽訪少陵則其人固

卓詭而具心眼者可念也子美所以紀異也子美凡四遣興兩詠懷一述懷一遣懷一寫懷壯遊昔遊三韻三篇述古寄題佳人幽人牽牛織女喜雨北風病栢病橘解憂早發彭衙羗村玉華宮九成宮慈恩寺塔漢陂西南臺灤上堂客堂柴門茸林伐木除草督稻種菜脩水管摘蒼耳及夢白送適奉常陪李別贊懷虔等篇或自作列傳或自脩年譜或自招其魂或自洗其髓或歌哭同時或然疑一貫或低顏下色或傲睨瞪視或說法救人或軟

語調世或憑吊古賢或裴徊往事或睠懷密友或
規切良朋或表章潛夫或抹撥鼠子或布網維於
臧獲或施經濟於水盞忽遊玄心於溟濤之初婉
寄妙理於豪放之內炳炳林林俱是天地間絕大
文字特子美以韻語歷落出之人習矣不察第曰
詩耳詩耳夫子美之詩而詩也乎哉從發秦州至
萬丈潭從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入天穿水萬壑千
崖雨雪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娛可憶
之狀觸目經心直取其髓而犁然次諸掌上嗣是

金華山觀去通泉十五里山水清溪驛鑿石浦津
口空靈岸花石戍晚洲衡州莫不隨處點綴盡妙
領佳統成少陵一部遊記畱譜與人尤有贈衛八
處士示從孫濟戲東鄭廣文兼呈蘇司業夏日李
公見訪雨過蘇端晦日尋崔戢李封貽阮隱居立
秋後題赤谷面崦人家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水
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諸作俱直接漢魏不假
階級又絕不襲漢魏匡廓卓乎自成其為子美而
麗潤清紆未嘗不兼庾鮑之致彼世之規規然篤

選體之學者方彙括邊幅依腔膠柱因詆子美為
放為粗為太質為師心自造不知子美乃益深遠
矣乃更幽秀矣合子美五言古詩聞之其最凄苦
難讀者莫甚於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
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又當
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又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
行色又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又羸骸將何適
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又有求常

百慮斯文亦吾病艱危作遠客干謁傷直性又報
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迴剛腸
聊撥數端涕洟滿紙然至其獨往獨來自絲自在
則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又曰造幽無人境
發興自我輩又曰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
青草湖偏亦落吾手又曰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
遺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又曰用心霜雪間不
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又曰鄙夫亦
放蕩草草頽卒歲又曰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諸如此類空明狂爽又高又真超然塵垢之外遊
世無悶者子美也子美其猶龍乎

論七言古詩

歌行之有子美也豈非天哉涉入不得其門徑迎
隨不見其首尾世所以題評者亦云殫矣惟子美
有詩一語曰即事非今亦非古最為簡當蓋盡少
陵七言古詩皆即事也自撰題自和聲自開世界
自隆堂構無古無今即今即古其坐樹古今在此
與會古今亦在此余不敏既已微窺其端在因

亦敢於出手無所赧避凡飲中八仙同谷七歌

人有述余獨在所畧乃首之以高都護驄馬烏乃

發之以岳麓山道林焉中間無妙不臻有奇必暢

所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至虫臂鼠

肝俱成龍文犀彩備哉詩乎從有天地以來僅一

子美雖然此作者事也非鈔者事也况其大義微

言卓乎有補於國史者如兵車麗人哀王孫哀江

頭悲陳陶悲青坂洗兵馬及大麥蠶穀青絲錦樹

新檻天邊冬狩歲晏釋悶憶昔等篇詩史定評無

庸附益余不賢者僅識其小如鄉里兒童項領成
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置與時異况乃踈頑臨
事拙在投簡中入此等語尤覺不平然是一片直
氣激出不能隱忍者不宜隱忍者也豈許暖暖姝
姝假敦厚輩所敢望其邊際故曰詩可以怨晦日
樂遊園醉中曰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
慈正當木瓢真率鞍馬狂賞時忽出此柔愴深淳
歸根復命之語誰為為之誰令聽之蒼茫自詠者
此物此志耳醉時歌純是天縱不知其然而然之

矣高歌有鬼神也開手復無端波及臺省諸公世
人皆欲殺恐不獨在青蓮矣醉歌行視此稍讓然
寫到衆賓皆醉我獨醒自然是送骨肉語此性情
之正也漢陂行變眩百怪乍陰乍陽讀至收卷云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
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肅肅恍恍蕭蕭悠悠屈大
夫九歌耶漢武皇秋風耶聞薛華醉歌與醉時歌
俱出聖入神不可思議而風格老三字尤是作歌
標準一曲江三章章五句塌翼驚呼忽邀天際國風

之後又續國風孔巢父振奇人也送行作復出子
美手詩卷長留天地間贈人自贈俱在其中洋洋
樂哉又置酒者蔡侯也兼呈者李白也尋禹穴而
訊謫仙臨前除而對靜者遠致清光彈琴月照此
與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
宿宴飲同一妙境夫子美已起身出城矣於疾風
暗塵中開眼忽見雲卿豈不喜出意外於是拉雲
卿復往劉宅會宿雲卿亦不以生客自嫌携手徑
造當是時劉侯歡甚張燈促饌從殘局中翻出新

句賓主友朋相視而笑此一段光景至今令人迴
想則詩雖欲不佳得乎天人山一首飄飄欲仙自
為青城容不唾青城地似訓似箴最嚴最厚兩短
歌行一贈王郎司直一送邛州錄事一哭兀橫絕
迭宕悲涼一委曲溫存疏通藹潤一則曰青眼高
歌望吾子一則曰人事經年記君面待少年人如
此肫摯直是腸熱心清盛德之至耳相從行贈嚴
二別駕觀黃昏叩門俄頃膠漆則嚴二是一新相
知內云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燭光吐日則嚴

二之豪俊可想繼之曰神傾意豁真佳士又曰似
君須向古人求則嚴二不止豪俊更具肝腸嚴氏
溪放歌想即是嚴二水莊蓋高宴既終復遊別業
子美喜得佳士周旋故與之長夜語又思許身相
就松根同煮茯苓則嚴二真可敬也祇綠子美作
客劔外棲託未免依人而邊頭公卿驕矜難看於
是直下一冷語曰費心姑息是一役肥酒大肉徒
相邀懊悔決絕甚於怒罵陪王侍御宴飛通泉携
酒泛江內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
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歡譁場中誰能着此開創
語春日戲題惱却使君兄最暱在一惱字而苗脉
又從王趙兩美人生來故曰戲題以前既常常相
見嬌嬈屢出此又欲其携紅顏輕百里一來開愁
與春光相見子美之於朋友坦厚無間如此一柟樹
為風雨所拔茅屋為秋風所破一歎一歌頗覺喫
力然歎柟樹為無處吟新詩歌茅屋思廣廈庇天
下主意固自寬雅一火食刀歌古栢行以其來自外

國以其在孔明廟前故各極其形容蒼水捫絳龍
伯罷釣未已也申之曰持護天子以禦魍魅推及
於妖腰亂領敢欣喜光芒六合無泥滓而刀之精
神全現矣霜皮溜雨黛色參天未已也申之曰氣
接巫峽寒通雪山推及於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
元因造化功而栢之根柢不淺矣負薪行最能行
是風土詩四十五年無夫家則夔州處女真可憐
少在公門多在水則峽中丈夫尚可重季潮八分
小篆歌無數闡揚而歸之於不流宕此是書家六

本領所在收局忽作却步語曰我今衰老才力薄
潮乎潮乎柰汝何退藏於密意味彌長後韓昌黎
傲其意謂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合
而觀之想見古人閱厚今之君子攘臂下車動輒
凌轢前侑薄極矣醉為馬墜諸公携酒相看任誕
排調頽然天放其云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
伏衾枕又是正經道理前後得此方深穩且文字
更有伸縮變化寄狄明府博濟從梁公說起不是
迂濶正見明府門第家風原有本末柰何干謁歷

詆輕以身殉而不見山高水波虎饑蛟橫種種險
絕乎未直云早歸來黃土汚人眼易眯何等斬截
何等乾淨愈率愈婉婆心勸世子美真佛位中人
寄韓諫議註竟是一首遊仙詩若直看作遊仙精
色又減妙在是寄諫議魏將軍歌起忽滅沒聳醒
緊爽惟華岳峯尖差可領其孤逸觀公孫大娘弟
子舞劍器序與詩俱登神品蓋因臨穎美人而通
及其師又追想聖文神武皇帝撫時感事悽惋傷
心念從風塵瀕洞以來女樂梨園俱付之寒煙老

木况自身業已白首而美人亦非盛顏則五十年
間真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
造化波瀾莫有濶於此者夜歸詩狂的改樣讀前
後苦寒覺於冰雪凜冽之外別有擬議祇可意會
不容言說惜別行蓋為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
上都也詩窾已具題中篇內點題云裁縫雲霧成
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玉淨花明尤善梳掠醉歌
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夫以詩中神仙為
神仙中人題詩又煩高手題壁傳之藝林真為佳

話一為歌行歌主客可歌哉主客也可歎一首為
豐城客子王季友作季友文人高人引經論道其
視柳氏不啻糞土去則去耳於季友何損然季友
窘甚矣貧窮老瘦賣履資生幸有豫章太守引為
賓客久而敬之更不復疑季友小心謹慎三年未
曾開口李也王也各盡其道真令人中古人子美
之歎非因河東女兒而歎豐城客子乃歎世乏豫
章太守又歎如豐城客子之潔身者之難其人耳
用意深婉細味始出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蓋句不新則詩朽句徒新則詩亡苟非有日新之
學問日新之識見而惟務新其皮膚反致面目青
黃此又與於陳腐之甚者少陵下一戲字有無限
防閑在見身說法急須理會遊麓山道林有句云
一重一揜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骨髓都窮體
貌仍舊此鼎新之大章程也誦詩者其潛心焉賦
詩者其遵路焉若夫馬之為物個儻權竒高僧愛
其神駿畫之一道氤氳蓬勃根宗昉之卦爻少陵
於斯二事往往觀天而洞微約畧所題詠者有都

護驄馬天育驃驥常曹畫馬又有瘦馬畫則奉先
劉少府山水王宰山水常偃雙松丹青引特贈曹
將軍霸而少府兩兒卽亦俱拈出莫不妙極形容
斬新活現所云巧刮造化窟殆少陵自道其尤闕
至極者曰顧視清高氣深穩曰卓立天骨森開張
此相馬之秘密也至與人一心成大功與人同生
亦同死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繇却出橫門道歛歛
震盪終古徬徨其曰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又
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此觀畫之骨髓也至丹青不

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若耶溪雲門寺吾獨
胡為老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則繇藝會道形神
俱往卽不展圖開卷胸中自有萬頃雲烟在心為
志藪言為詩昭昭乎進乎象矣

論五言律詩

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聲音之道極矣然未有富
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何言乎有用感天地
動鬼神訐謨定命遠猷宸告蒿目時艱勤恤民隱
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謂有

用文章乃工聲律者之所未嘗講而子美氏之所獨饒也若夫好色則為國風怨誹則為小雅直於今體四十字內自鑄離騷天荒地老俛得杜陵洋洋乎盈耳哉請循其本喜達行在所三首是一部五言律樞紐試想其影靜心蘇喜極嗚咽殆哀樂過人而適止於符無念不在王室者詎僅僅死去歸來已耶兩次收京一再觀兵及夕烽警急王命提封征夫送遠東樓西山散愁遣憤有感有歎種種關係竟是奏疏又有云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

人又有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有云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又有云甲兵年數久賦歛夜深歸令人短詠徬徨長思淒斷忽喟然歎曰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雖憶開元實痛天寶於是有所宿昔詩有能畫詩有鬪鷄詩有洞房詩有驪山詩而宿昔一首其詞尤微禍水消息含吐隱躍是又天地流血之根因喜達行在之緣起也從此透入脉絡犁然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椽與親故別因出此

門有悲往事此一首是全部杜詩分龍處蓋前此
吳豫齊趙浪跡酣歌已而獻賦陳詞文彩傾動人
主逍遙率府對酒曲江已又脫身賊中露肘而見
天子涕淚而受拾遺爰膺諫諍之司雅當清剛之
氣浸浸乎嚮用矣乃無端出為華州掾悒悒不自
得因擺落一官崎嶇萬里所謂漂泊西南天地間
也彼一時此一時繼此又一時而先生之詩遂塞
乎天地故曰此首是全部分龍然極痛深悲亦莫
有過於此詩者詩曰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

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不須分疏不煩詠唱第
沈吟數十過設身處地有不百端交集與子美携
手歛歛者乎自茲之外約有數曹秦州雜詩自為
一曹遠遊避地獨立寓目江上樓上春望悲秋村
夜客夜倦夜旅夜歸夢不寐耳聲覽鏡懷灞上游
懷錦水居止獨酌成詩官定後戲贈暮秋將歸秦
番別湖南親友等篇又為一曹登兖州城樓白帝
城樓梓州登樓不離西閣岳陽樓瞿唐西崖灩澦

堆青草湖白沙驛松滋江亭觀江漲公安懷古祠
南夕望禹廟修覺寺牛頭寺玄武禪師屋壁謁真
諦寺禪師滕王亭子等篇又為一曹別房太尉墓
哭嚴僕射歸視過故斛斯較書莊天末懷李白地
下蘇司業鄭老身仍竄中允聲名久惠子白驢瘦
歎息高生老孟氏好兄弟吾宗老孫子酬孟雲卿
贈畢四曜贈高式顏送元二適江左送賈閣老出
汝州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別常徵君別崔湜
因寄薛濤孟雲卿送魏十八還京因寄岑中允參

范即中季明逢唐興劉主簿弟等篇又為一曹畏
人屏跡小園枿園早起徐步長吟漫成江亭江村
春水秋野滾西東北移居夔州暫往白帝示弟歸
草堂簡較課小墜鉏斫果林孟倉曹遺酒醬阮隱
居致韭三十束王十五司馬弟遺營草堂貲賓至
過客相尋九月一日過孟倉曹主簿兄弟野望因
過常少仙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重過何氏夜
宴左氏莊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宴戎州楊使君
東樓王十五閣前會等篇又為一曹寒食重九冬

深守歲將晚晚晴以至月夜雨雪雲雷等篇又為
一曹山水圖畫鷹蓄劔銅餅秋笛高栴苦竹柅子
薰葭廢畦除架胡馬病馬猿鹿鷗雁燕鸚鵡百舌
花鴨促織螢火等篇又為一曹畧舉數曹粗知大
槩夫遠慮深憂固其獨携之懷抱即短拈小摘亦
具全副之精神其處友也同過同功同生同死其
自處也真忠真厚真懶真狂臨水登山別開道眼
分襟握手具可服膺忽而束心似粟百骸俱冥忽
而張口如箕五臟盡露愁處令人悲涼欲絕快處

令人鼓舞不休又有乍看無端徐思有謂就不阡
不陌中而條理指歸一一可按者又有興言在此
寓意在彼就尋常尺幅內而涵融籠罩蕩蕩難名
者準繩最密神理縱橫淘練極清竒葩煥發時而
優柔雪淡下淚偏多時而跌宕風流闕情更篤分
明古訓降作律詩以至造化權輿陰陽昏曉飛潛
動植表裏精粗但經弱毫微點靡不真色畢呈先
生有云下筆如有神良不妄語他人豈能贊一辭
哉祇可焚香默誦而已超前絕後隻古單今將人

世無限情境俱蟠屈於五言八句犁然覓然嗟乎此杜律也

論七言律詩

先正李滄溟云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憤焉自放矣此語出而老杜七言律詩幾失坐位雖然未易言也子美所可商者惟在一二應酬之作頗有詭氣未免落夾然世法拘牽不得不爾夫子美既以詩名海內况所奉獻奉贈者定是尊流不得已降志從俗用幾

椿餽餽故事以塞人耳目即謂子美苦心涉世可即謂子美玩世不恭亦可銷繳此一段而子美七言律詩之真精彩躍躍出矣諸將五首咏懷古蹟五首此十篇詩是七言律命脈根柢所繫乃子美既竭心思復送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筭運籌為古人寫像一腔血惘萬遍水磨不惟不可輕議抑且不可輕讀養氣滌腸方能領畧世止知有秋興八首不知尚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為杜詩行之不著習矣不察其埋沒者亦不少矣秋興詩千家

山郭一首結句云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
輕肥夫同學少年既是五陵裘馬自己輕肥又提
他何幹且匡衡抗疏劉向傳經竟沒交涉蓬萊宮
闕一首瑤池王母紫氣函關傷於爛熟而雲移日
統一聯大類早朝似非秋興末即急挽云一卧滄
江驚歲晚終非靈掉留此二首恐為秋興減價詩
有損之而乃以益刪之而愈以全者此類是也一題
張氏隱居不貪夜識金銀氣果妙而春山無伴獨
相求乘興杳然迷出處二語不艱不生自開玄竇

可作真隱一幅行樂特拈出與知者共之一鄭十八
度貶台州司戶既傷其臨老陷賊又因闕為面別
故篇中徬徨特至如云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
苑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萬
轉千迴清空一氣純是淚點都無墨痕詩至此真
可使暑日雪飛午時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難末徑
云便與先生應求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乃知詩到
真處不嫌其直不妨於盡送路六侍御入朝云更
為後會知何處忽漫相逢是別筵每讀此輒忽忽

愴懷不能為情之至不知作者當日何以運想何
以落筆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是七言律中足
色好詩清切悠揚最為合拍望岳結句云稍待秋
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於登眺外別具神理
杳穆肅清呼吸之氣直徹帝座具此等胸臆而太
華靈狀自日日湧於座隅何必不登岳何必必登
岳精誠交通一望足矣箭栝通天有一門為金岳
傳真必有此句方可作望岳詩崔氏東山草堂暮
歸曉發公安三首皆初調詩之絕佳者愛汝玉山

前半篇高爽鮮新操勝於人耳目之外祇可氣聽
不容言詮後半篇又質款近情恢諧有趣詩之頓
放宜如此霜黃碧梧全首矯秀原是悲詩却絕無
一點悲愁溥氣犯其筆端讀去如竹枝樂府曉發
公安一首更瘦更狂搖曳脫洒真七言律中散聖
題云數月懋息此縣而感慨係之矣賓至客至二
首別有杼機自成經緯見為衰憊實挺動見為恭
謹實放肆見為坦率實矜局搃繇胸中眼中酣恣
空淨而筆底又有千鈞力量故只當家常說話而

人不知覺宣政殿紫宸殿省中壁俱官下詩風格
却清令曲江諸詩儘力頽唐而穆然之思自在值
雨一首更覺清紆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
院故人亦太覺戀闕然是一片心腹腎腸貴在不
遮飾野老南鄰俱蕭然有自得之意淺碧輕紅可
作畫本野老後四句忽變故是子美慣着末自注
云得稱城闕心細體莊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
逢早梅相憶見寄題原曲婉有詩而子美詩更層
折無數幸不折來一聯已經先輩諸家表出矣若

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繇無聲無色愈
淡愈濃寥寥兩句意味百種余特表而出之寄杜
位一首從回護中寓感慨字字排空却字字蘊實
其妙多端不可名狀今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虛
摹為絕請恐境地全隔送韓十四江東省觀其歎
息自不須說內云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
影稀只楚楚寫景而歎息更在言外此中有訣苦
憶荊州醉司馬突兀峻嶒有拔劍斫地之意發端
若是定不等閑載歌曰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

安無使來連已與醉司馬揉成一團在杜有許多
心事欲語狂崔又許久音驛未通湫擠牽掛腸中
盤數十車輪安得而不苦憶耶奉待嚴大夫云常
怪偏禪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迴冲淡婉約最得
待之之神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結句云安得
思如陶謝乎令滯迷作與同遊恨我不見在人恨
古人不見我兩意俱有又眼前無李白高適岑參
孟雲卿諸人偕予和汝孑然隻立又不能載其狂
言故竒賞之至翻爾無聊此才子良明聲氣也真

苑結處正如漢高歌大風而惜世少韓彭阮籍登
廣武而歎時無劉項千古英人一條腸肺章梓州
摘亭餞成都竇少尹前半篇是送行絕妙况味乃
紗帽酒肉兩場中所未曾有將赴成都草堂途中
有作先寄嚴鄭公九數首極有致極有體蓋嚴武
是天地間真心眼人定不受佞倘如幕下庸流一
味油腔必吐棄而擯斥矣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舉束縛蹉跎無可奈何意一痕不露只輕輕結一
語云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無吏隱名既悲白

頭趨幕府為溪花所笑將欲駕言吏隱又恐為溪
花所疑幾多心事俱聽命於花深乎深乎十二月
一日三首第三首尤空竒變化其虛實實虛有無
無有之間妙極歷亂而懷人歎老抱映盤紆此老
杜七言律之神境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發唱云劍
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純用倒裝在起
手尤難與喜達行在所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巾
同一闕板祇綠此老滿腔肫摯故哀樂過人潑血
如水他人假啼佯笑如何釀取得來次云却看喜

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何等條直何等款曲
復次云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喜趣
津津藹然溢於眉宇結云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
襄陽向洛陽自注云余田園在東京則卜居中州
故公一生心事此所以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委舊
莊也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
請高三十五使君同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崔
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
佳期走筆戲簡合三者觀之足徵少陵高興坦懷

實情雅趣不止無文人捏怪陋習併不知人世上
有彼此封畛故其起居交往一味無懷葛天有如
此真人妙人自然做出真詩妙詩有云晚節漸於
詩律細子美一生詩只受用一細字不止晚節為
然蓋詩不細不清詩不細不遠詩不細不能變化
詩不細不敢縱橫也細之義大矣哉示獠奴阿段
暨黑白二鷹俱以志異詩亦卓詭內云郡人入夜
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
爭能耻下講可以想獠之有心而不群可以想鷹

之有品而不可學士大夫宜鑒座右登樓閣夜黃
草白帝九月二首凡六首一題不止為一詩一詩
不止了一題意中言外愴然有無窮之思十分筋
兩十分關係與諸將古蹟秋興諸詩相表裏讀者
切宜鄭重至祝至祝江雨云春雨閨閣塞峽中早
晚來自楚王宮即事云暮春三月巫峽長船船行
雲浮日光返照云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
山村俱能寫化工之情狀精神畫不出想不盡詩
至此與天為徒覃山人隱居云微君已去獨松菊

哀壑無光番戶庭其人尚在而詩乃有矢盡絃絕
之意蓋有為而作不止憑吊其居止也善弟觀赴
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妙在句句是喜句句是
寄若竟像對面浹洽語便不是寄矣歡劇喜多又
與弟尚隔許程於是尋遠檐楹索梅花共笑無情
有情極迂極切梅亦相視而笑冷藥踈棧半不禁
矣妙哉此詩寄到觀自然跪坐以進鼓譟以舞為
子美弟者真有天緣亦不枉奔走數千里一番勞
苦也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還題明

淨意更溫深第二首云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
存可假花似悲而實喜似將就而實磐桓取境用
意只在絲孔微茫中冷拖空轉一唱三歎燕子來
舟中是子美晚歲客湖南時作七言律詩以此收
卷五十六字內比物連類似複似繁茫茫有身世
無窮之感却又一字說不出讀之但覺滿紙是淚
夫世之相後也一千歲矣而其詩能動人如此

論五七言排律

排律是詩中別局大類鼓吹在子美尤為餘事然

盛莫盛於子美妙莫妙於子美元微之謂自詩人
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觀其云鋪陳終始排比聲韻
大或千言次猶數百亦似專指排律而論夫鋪陳
排比千言數百凡有物料有筆力者皆能之正非
子美之獨絕也子美所獨絕者在不以排律為排
律耳原其執筆覓紙初無闔富取盈之心猶水着
地縱橫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韻以至百韻
無不可者顧此猶未足奇也試取其五言排律一
部從容研玩翻覺鋒發韻流之際時有空翠撲人

冲襟相照如長筵廣座絕不叅一喧客絕不雜一
餽釘投壺散帙行酒賦詩而奇錯間陳妙香靜發
因已盡洗排當之習一空紛呶之陋矣故有時孤
出一語天地頓寬全篇於此復命有時徐布數聯
機神更緊定局從斯轉關此子美排律中極大法
門亦天授非人力也所謂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
省殆先生自作題詞耳行次昭陵重經昭陵建都
十二韻傷春五首意有攸闕辭無幫補夫排律原
為酬贈設而乃環絡先朝切劇當世紆迴鄭重就

排場中而封事出焉本領體裁絕世獨立謁先主廟與諸葛廟是兩篇論世尚友文字而以排韵行之其曰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其曰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將從來天造草昧建侯不寧同寅協恭咸有一德大作用大道理等閒說出此謂一詩不止了一題也要先主武侯亦不負此語又曰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不必繁稱盛譽只輕輕拂掠而人心思念愛戴歷數百年如一日先是穆然溢於言表詩至此情文俱美婉藹如畫明淨如

粧令人三日坐卧其下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八韻春歸六韻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池江圖十韻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韻八韻凡四首在五言排可稱仙局神品即在杜集內亦屬絕頂合尖潔淨精微冲芳瀟洒日日吟誦齒頰俱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一首做手最高蓋唐朝妄認遠祖尊老子為玄元皇帝極無謂極沒正經子美以本朝臣子而謁其廟貌此處作語正難看他周旋運用奇幻方雅備極其致然苦文

章易竟故又就吳道子畫上儘力摹寫以賓代主
避實擊虛良工心獨苦其誰知之得家書宗武生
日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與驥子好男兒及遣懷
舍弟觀等其悲喜之真自不待言須識其藏風韻
於荒涼寓高華於懇朴情深文明眼空筆老一鄭駙
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云別離經死地披寫忽
登臺驚心蕩髓即醉夢中讀之亦醒須溪有言招
魂復起吾謂此句足以當之一哭鄭司戶蘇少監一
首泣下最多綠兩公與子美真逢故發唱云故舊

誰憐我平生鄭與蘇開題獨亮豪俊人誰在文章
掃地無羈遊萬里關凶問一年俱二十字抵一大
篇祭文結云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蒼蒼茫茫
有何地置老夫之意想詩成時熱淚一湧而出不
復論行點矣是以謂之哭也且少監竟沒於穀貴
貧至此乎為之三歎上白帝城云江城含變態一
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見天地之心
知雨暘之性窮新舊之變領山水之神胸中多少
緣故朗朗洗出余謂登高而開道眼者此也東屯

月夜有月挂客愁村句可解不可解個中三昧傷
秋一首最簡重結語云何年減豺虎似有故園歸
減字可憐似有字游戲沉痛詩家之功夫神氣俱
在此而專工字句者却不許窺其藩籬此外贈寄
送別之作幾二十首雖云應酬而子美獨以全力
注之蓋子美之交情之身事之高心之道氣之淨
眼之曲腸之逸趣之任誕具見於斯如贈鄭諫議
云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分明自己評唱特借
諫議酒杯以澆磊塊蔡子勇成癖一首全篇俱好

跌宕慰貼燥脾愜意其位置本題尤妙哥高彭州
適岑虢州參云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以子美
清心毒眼舉物態世局俱洞若觀火知之爛熟就
中高低冷暖徑可相忘所不能忘情者詞客耳是
何等肝腸何等襟韻最笑世人不識好惡將詞客
兩字漫加于熱曹游輩可謂辱極必如高三十五
岑二十七始足以當詞客耳且高岑從來並舉據
尋常之論若專以爽塏歸高岑者子美獨曰高岑
殊緩步沈鮑得同行看得又別詩之道溫柔敦厚

旁見側出一言以蔽之曰緩緩則曲緩則閑緩則
寧緩則靜緩則可以運完神緩則可以蓄餘力緩
之一義誠衆妙之門也非子美拈出誰識高岑誰
知沈鮑又誰解詩之所以為詩乎寄李十二白二
十韻談太白本末最核可作青蓮小傳筆落驚風
雨惟太白集中有之移不在他人身上末云楚筵
辭醴日梁獄上書衣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憐
才申狂特達婉約與奉贈王中允維俱是天壤間
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寄張十二山人彪云艱

難隨老母慘淡向時人將恐魯陽冠深潛託所親
寫出高人辛苦堪為墮淚又云靜者心多妙先生
藝絕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寫出高人妙處
多才多藝有實有華而靜者二字最是丹頭乃子
美從道心妙明中密地勘出為高才生說法然所
以推服張山人亦至矣奉送嚴公入朝十韻興象
規模與題雅稱未復囑一語曰公若登台輔臨危
真愛身法言正告令人肅然夫奉送府主誰敢作
此語誰肯作此語子美真古人也送陵州路使君

之任云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
役但平均一段悲憫深心隨風雅溢出告誡友朋
若訓子弟不如此則詩不真不如此則詩不厚又
云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則人我之相都融而
拯救之思益切矣一贈王二十四侍御云繇來意氣
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耻賤貧子美一
片結交古腸歷歷落落四言說盡末云洗眼看輕
薄他日又有云交態遭輕薄蓋輕薄一種實交道
所甚忘况子美篤厚人看鼠輩愈難着眼播告朋

友所謂與衆棄之也想其喫輕薄之苦亦已屢矣
可為扼腕一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
韻是第一首長詩其中起伏轉折頓挫承遞若斷
若續乍離乍合波瀾層疊竟無絲痕真絕作也風
流善價愜當忘筌余即取先生此語以評先生此
詩其自序云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
辟即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黃綠每欲孤
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迤邐衾枕
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

貴空回首喧爭懶着鞭囊虛把釵剗米盡拆花鈿
茸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救厨惟一味求飽或三
鱸兒去看魚筍人來坐馬韉缺籬將棘拒倒石賴
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
坐能堅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澤
國遠迴旋見為無聊又似自得見為縱性又似傷
懷其音常在語外其墨常在紙外其神常在局外
所謂高視汝人表也其感慨時事則云即今龍虎
水莫帶犬戎羶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言之有

餘痛尤覺隱隱不平至其隻句則有云陰何尚清
省夫清省原係詩家要訣故再三提掇既以之替
曲江復以之美陰何焉又有句云管寧紗帽淨只
紗帽淨三字真足為幻安傳神蓋合列傳畫像像
贊而為詩者也六奇大奇一行次古城店泛江作奉
呈江陵幕府諸公末云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其聲嗚嗚然移居公安敬贈衛大節發端云衛侯
不易得余病汝知之衛侯何人能與子美親暱若
此真不易得中云質朴謝軒墀又云白頭供宴語

可念可愴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
判官云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鑿爓
疑陸賈裝多少祈望多少箴規字句如金肝腸如
雪可見古人厚道雅道無拘無隱贈送詩中有此
不異天球大貝歷代傳寶夫復何疑若七言排律
大難措手盡子美集中止四首乃四首無一不佳
者意致機神沈研而盡變色聲香味縹緲而入微
在七言律不易在七言排律尤不易學者不作七
言排律則已如欲作七言排律定當取子美四詩

粘之壁上展之案頭奉為師保朝夕禮拜可也

論五七言絕句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
兩人為政即窮天地無復有駭乘者矣子美恰與
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強之性頽然
自放獨成一家寧為鷄口勿為牛後天實生才不
盡才人用才又自不同若子美者可謂巧於用拙
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韞者也請試言之如
貞觀銅牙弩開元錦馱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

場如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
覓封侯如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繇來貔虎士
不滿鳳凰城如今日翔鱗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
河北諸將角榮華淵然黯然偏有雅人深致又如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
城此老胸中溪壑絕遠即斯足以想見五言絕句
之境界至此而渾博無際矣若七言絕句尤磊落
空群如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凡十
首是雅頌之博徒鏡歌之後勁讀之令人堂堂夔

州歌厥體中當家少年行逼真少年形神俱肖楸
樹馨香門外鷓鴣無數春筍三絕句所謂花鳥莫
深愁畏人成小築也徜徉簡傲是真色詩江畔獨
步尋花命題最佳詩更有致似喧而實靜似放而
實微似頑醜而實纖麗江南逢李龜年無限感慨
號國夫人一云張祐作然相其聲采還似少陵贈
李白一首等閑人自承當不起仍有戲為六絕存
歿口號解悶等作幾二十首子美平生好古憐才
論文求友一片真精神畢見於此試舉凡情論之

學古人而陽以傲古人也。如今人而因以貶今人，也操戈入室，拔本塞源，卑欲顯出，自己輒忍上揜，前脩貴耳賤目，黨同伐異，妄自張大，無佛稱尊，如輕薄之哂王楊盧駱者，種種惡習，最傷大雅夫子。美則不然，其言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溫柔敦厚，藹然可掬，如李陵蘇武，是此道中開山第一祖也。子美直曰：吾師乎吾師乎，熟知二謝頗學陰何，歷歷開陳，如稱家譜，至庾信之老健，盧王之風騷，俱從隻眼玄鑒得之，豈同俗論薛卽

亦特以兩言有當於心，即全用其語，至惜曹劉不相待而目為今之何水部，孟雲卿知奇士，然視子美猶川之於海也。而子美曰：孟子論文，更不疑，即晉人云：已經平子意，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吾於子美之待薛孟，見之矣。襄陽孟浩然，高人王右丞，原自不朽，一經子美推許，姓字益齊，至席畢鄭曹之游於藝也，而特志之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子美之廣博深厚，豈復可窺測哉。以如是大文章大議論，第於斷句小詩，悠然寄興，掣鯨魚於碧海，攀屈

宋而方駕舉一毫端建寶王利其子美之絕句乎
夫子美絕句之學世置不講久矣余故稍論列之
與讀杜者密證焉

論摘錄

余鈔杜詩有摘錄一卷說見大凡自揣不免得罪
於子美然不敢一毫有負於子美蓋自他人行之
則為殘賊自小子行之則為忠臣越千有年而與
子美炳然相見者恃此一片空心耳夫既已旬段
摘出則靈光秀彩卓立紙上自耿耿觸人眼睛何

煩解說但各體俱論似不得遺此一端今除宴遊
贈荅等項小景閑談不必具論謹掇其闕涉之大
立教之切者畧陳梗概其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
英雄將開天御世大機括兩言說盡其曰吾聞聰
明主治國用輕刑為君止仁輕刑似近慈厚誰知
是聰明主所為尋繹別有深味其曰文王日儉德
俊又始盈廷儉德與俊又何涉而朕乃相關所謂
德盛不狎侮也其曰天地雖瘡痍朝廷多正臣異
才復間出周道日維新可見朝廷所患者乏正臣

及異才耳即偶爾瘡痍乃天地事與朝廷無干此
造命之言詩中絕少其曰遷擢潤朝廷潤字入微
見朝廷擢一大雅之士如膏雨油雲潛滋密沐裨
益不小其曰深誠補王室夫王室有缺惟深誠能
補之誠字上又加一深字肝胆經綸少一不濟其
曰在今最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寔吾弟濟時肯
殺身世之巧人未有不假者真心既喪完軀保妻
子是其能事豈有肯殺身之理肯殺身濟時者必
介立磊落丈夫要磊落一本於拙誠拙誠又直之

天骨每讀詩至此未嘗不歎息痛憾於巧人也其
曰聞君遠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城到
須早入臣急公之義且如此其曰古來於異域鎮
靜示專征鎮靜即整暇也不生事不輕敵養力待
時而勝筭在我矣惟深於兵者知之其曰聖情常
有眷朝退若無憑焉得親臣重臣一段不敢恃寵
之意希夷冲漠一言當人千言其曰封內如太古
時危獨蕭然安得此賢邦伯落落錯參天下為萬
物吐氣其曰政用踈通合典則惟踈通故合典則

彼不合典則者皆叢脞失體拘泥欠通之人也故
又曰政簡移風速其曰梁公富貴於身踈號令明
白人安居每思下之人不獲安居只緣上之人號
令不明白耳其號令不明白又因居心不淨富貴
兩字昏濁其神顛倒錯亂網利擾民此等物即號
令明白何用况乎其決不能明白也哉其曰朝野
歡娛後乾坤震盪中震盪起於歡娛以是知憂勤
之味在朝在野不可一日不知其曰天子多恩澤
蒼生轉寂寥意警詞微令人推求緣故苟求其故

而中飽屯膏之輩不可勝誅矣詩至此髣髴春秋
其曰萬姓瘡痍合群克嗜慾肥合字肥字慘不可
讀詩有一字而峻奪人魄者此是也其曰廟筭高
難測天憂實在茲話外有話話裏有話味中有味
味邊有味其曰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
一端愆陽不猶愈從苛政猛於虎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兩義化作一詩其曰窮子失淨處高
人憂禍胎要思何以是淨處彼饑寒非窮惟失淨
處乃為真窮高人所憂禍胎者憂此耳其曰名賢

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且
教誨且寬解亦緣子美老於旅人深知行役之苦
故言之有餘嗣所謂不為困窮寧有此也其曰結
右防讒柄操腸有禍胎凜然鏤金著誠之言不可
作韻語讀其曰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蓋讒柄
禍胎俱萃於朝市一至江湖而宇宙寬矣然心不
冥即江湖儘有風波故必冥心若死灰而後洗手
濯足脫然無礙此嘉遯而肥者也覺結右探腸猶
是第二義其曰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然其曰骨

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其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
友朋其曰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其曰時見文
章士欣然淡情素其曰深衷見士則其曰看君用
高義耻與萬人同其曰事業當清機其曰符彩高
無敵聰明達所為其曰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
其曰近公如白雪執執復何有其曰可憐為人好
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其曰故人情味晚誰似令
我手脚輕欲旋夫知己相遇亦不一矣或精理或
高義或深衷或雅論或事業或文章或情味或符

彩而好心真色為之根抵要本於骨清行暢使喧
濁放肆之人即有文才有作畧要歸於下流而已
方恐餘波累及安所稱洗然遇知己相近如白雪
也哉金石兩青熒寫人生相感真光景洞徹焦腑
又曰氣蘇君子前又曰氣合無險僻子美實以朋
友為性命者也其曰幽獨移佳境其曰山居精典
籍其曰我遊都市間晚憇必村墟其曰更是無人
處誅茅任薄躬其曰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其
曰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群惟其覺得靜中受用

百倍世途故必向村墟中晚憇更於無人處誅茅
至耳連虎穴而去人群其惡喧極矣此等處不止
見子美之靜併可想子美之嚴其曰陰陽一錯亂
驕蹇不復理其曰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其曰
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其曰蒼翁甸川氣黃群流
會空曲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其曰行雲遍宗
高飛雨藹而至其曰日氣射江深其曰落月動沙
虛其曰峽影入江深其曰江流氣不平其曰遠山
朝白帝深水謁夷陵其曰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

秦其曰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其曰有頃風潭
上千章夏木清其曰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其
曰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
有託其曰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其曰立馬千
山暮迴舟一水香其曰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
其曰闌風伏雨秋紛紛其曰南國浮雲水上多其
曰松浮欲盡不盡雲其曰絕壁過雲開錦繡其曰
楚江巫峽半雲雨其曰江天漠漠鳥雙去其曰香
爐峯色隱晴湖舉造化陰陽性情喜怒以至水香

雨藹雲錦樹浮種種變狀俱不能逃子美老眼所
謂高懷見物理也其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廣大精微最闕痛痒從來論文當以此語為首唱
其曰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獨會文章之全局
文家所以少規模結法者只緣不知堂構耳後來
惟黃山谷曉此意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
錦當得錦機乃能成錦即子美堂構之說也其曰
謝朓每篇堪諷誦可見李杜俱醉心宣城携謝朓
天雅宜酒酣登吹臺時少陵無人謫仙死一千年

鮮此樂矣若子美感慨平生自序自傷自負自訟
沉着痛快如清曉歌哭令人特地徬徨試畧拈數
則標其宗旨如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
江漢不復謁承明如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
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如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
存如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如回首驅流俗生
涯似衆人如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如今吾抱
何恨寂寞何時人如疲薈煩親故諸侯數賜金如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如棲託難高卧饑寒迫

向隅如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如素髮乾垂領
銀章破在腰如有客有容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
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如男兒生
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
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
傷懷抱如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
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
禮叫怒索飯啼門東此皆聲中有淚淚下無聲悽
惋傷心仰天太息如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如

計踈疑翰墨時過憶松筠如儒術誠難起家聲庶
已存如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如薄劣慙真隱
幽偏得自怡如不才名位晚敢恨省卽遲如拙被
林泉滯生逢酒賦欺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魚
如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如廷爭酬造化樸直
乞江湖如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如拾遺曾奏
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
真釣錦江魚如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
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晨且入藍田山此又空融

蕩漾似任似謙固是老打本色一如小來習性懶晚
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如漂然薄遊
倦始與道侶敦如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如吾
非大夫特沒齒埋冰炭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
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遠淚交墮
此則洗心滌髓不舍秋毫轉念迴頭豁然大悟想
自聞鍾發省以來真實脩行真實功課一部杜詩
結丹在此非杜詩也乃道書也人能聞道而詩不
可勝用矣抑余因是而有感於識氣之義焉大允

物之卓者莫不有氣况文章為天壤精氣詩文文章之精者乎子美生來浩氣獨完加以十年讀書十年觀物十年省身故其發為詩歌橫絕古今元氣淋漓莫可名狀強而名之約有數種有儒者氣有仙佛氣有將相氣有游俠氣有朝氣有秋氣有風雲氣有湖海氣有劍氣有蘭氣有松栢氣有鼎彝氣有珠玉氣有金銀氣有清廟明堂氣有高霞積雪氣有深山大澤虎豹蛟龍氣他人得一足以自豪子美兼收併包左右逢原一言以蔽之曰直

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子美固已盡發光明之藏出以示人矣第望氣者見有偏全止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因是子美之詩翻從奔走一世中轉覺寂寥耳嗟呼作者良難讀者亦曷容易誦詩以論世養氣而知言子美遠擅千古後死者得與於斯文並足千古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姑俟五百年後老杜復生細論老杜可也

